



异族入侵 ◆ 道门阅墙 ◆ 九曜雷劫破玄武
护国圣龙 ◆ 始皇秘宝 ◆ 陆家曜家雷少劫主破入玄龙武殿

神皇

VII

开荒
Ka Huang
Works
— 著



著名玄幻小说作家
开荒巅峰之作

被认为是废物的世子不甘命运
摆布，热血修行，逆天改命。

不抛弃，
不放弃，
你要战，
那便战！

开荒

VII

Kai Huang
Works

开荒 / 著

CPS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煌. 7, 破茧化龙 / 开荒著. — 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5.5
ISBN 978-7-5561-0864-0

I. ①神… II. ①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03031号

神煌Ⅶ破茧化龙

著 者 开 荒

总 策 划 木子棋
执行总策划 杨翔森
责任编辑 彭富强 丁 雯
特约编辑 施俊杰
封面设计 刘志豪
版式设计 李映龙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[http://www.hnppp.com]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邮 编 410005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 2015年06月第1版
2015年06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710×1000 1/16
印 张 18
字 数 330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561-0864-0
定 价 24.8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目 录

Contents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百〇一章 半本字书·····001 | 第一百一十章 九曜雷劫·····144 |
| 第一百〇二章 夜魔异族·····015 | 第一百一十一章 护国圣龙·····159 |
| 第一百〇三章 破军瑶光·····029 | 第一百一十二章 万年怨灭·····174 |
| 第一百〇四章 七霞大战·····049 | 第一百一十三章 逐出云界·····191 |
| 第一百〇五章 冥女出世·····065 | 第一百一十四章 始皇之宝·····208 |
| 第一百〇六章 交锋冥帝·····080 | 第一百一十五章 天方偶遇·····225 |
| 第一百〇七章 禹岚山破·····095 | 第一百一十六章 陆家少主·····244 |
| 第一百〇八章 缓兵之计·····112 | 第一百一十七章 均天焰甲·····256 |
| 第一百〇九章 堵门骂战·····127 | 第一百一十八章 真意种子·····267 |

第
一
百
〇
一
章

半本宇书

Section 1

血色的天空下，宗守在这幻境之中，已经历了六个轮回，他没能将项家铁骑淹没，项楚霸王也没能如愿以偿。

项王的气机越来越暴烈，似乎失去了所有的耐心，他眼中忽然透出狂怒，凌空一戟挥斩。

这是无敌之戟！

宗守目光一凛，暗忖道：我宗守手中之剑从未败于他人，哪怕真是传闻中的项王在自己眼前复活，我也敢拔剑一战！

心念一起，宗守手中剑光亦出。

剑戟相交！

——不能败！败了就要死！

哪怕真是无敌霸王，自己也一定要战到最后！渐渐的，宗守脸上渐渐恢复了平和，手中的剑挥出时，更是平稳。整个人，如一片小舟，随时便要淹没在这满天戟影中，也仍毫无半分的烟火气，空灵而又飘逸。

十丈之内，是他的不破剑域！

片刻之后，眼前戟光忽然如风一般消散，无比魁梧的黑甲人影也碎灭得无影无踪，甚至这片世界也在崩溃。

胜了？

宗守的身躯僵在半空，眼中满是疑惑。

难道是错觉？

管他的！总之这一关，自己看来是已经闯过了。

世界破碎，归于虚无。宗守无力地一笑，神空气乏，不过好在，此时他身边既有幻心镜，又有火麒麟护持。他正欲从这幻境中退出，却感觉到一波信息，忽然冲入他脑海之中。

他睁开眼，就见崇政殿中几双眼睛正担忧地看着自己，轩辕依人、弱水、孔瑶都在，今日之事，怕是让她们担心了。

旁边一个老者的声音忽然响起：“谢天谢地，君上总算醒来，实在是再好不过！”

任博？

宗守顿时大皱其眉，转眼望去，果见任博站在那里，还有乾天山的几十位重臣，排成两排站着。

说来他这个国君还真是失职，其中几个面孔他竟然从未见过，大部分人也只是有那么一点印象。

“孤王无碍！”宗守一笑，看着这一众臣子，“事出意外，让卿等担忧了！”

他看了看殿外天色，发现已是深夜时分：“今日诸位联袂来此，莫非另有缘故？”

任博抬起眼皮，仔细打量着宗守：“君上身系我乾天安危，日后当慎而又慎才好！若有什么意外，叫臣等诸人有何颜面去见先君？”

其实以如今乾天山的体制，宗守在不在都没什么关系，只需要他为乾天山留下一两个子嗣，传承王位即可。

规劝完之后，任博皱了皱眉，取出了一张清单。

“六百架七阶元灭神弩，另加四十八架九阶元灭弩。若崆器宗，能炼制出法器弓器，也可采购。另从雪氏缴获的六艘空舰，也需大修，改易灵阵，采购八千万斤黑玄铁，百万斤海纹辰砂，来增强舰体。这是五日前君上发往内阁的采购清单……臣不知采购这些东西，到底有何必要！”

声音愤然的任博又取出另一张明黄卷轴，捧在身前：“君上另有旨意，我东临诸城之军，半年之内尽数裁撤。所有三阶之上的精锐，需精挑细选，改为直辖。使我乾天山，护至四百军镇。任博对此没有异议，只是这数目，是否太少了一些？”

宗守闻言，扫了一眼这殿内诸人，尔后一笑：“那灵潮之事，诸位想必都已经明

白？”

诸人都不说话，界外诸多壁障都将在灵潮挤压下破开，可能会重演上古云荒时代异族入侵云界之事。故而众臣才担忧军力太少，目前乾天山的军力，镇压东临云陆已经足够了，可若要应对界外异族，却是远远不够。

“三载之内，孤王会用十万七阶灵石，向丹灵宗以及东临各大炼丹师，采购增益修为丹药。”

见眼前众人都是神情怔然，满含着错愕之色，宗守却是自嘲一笑：“希望三年之内，我乾天山城治下，能有二十万先天强者！”

任博的气息明显一窒，悚然而惊。殿中其余诸臣，也都是若有所思，无人出声。细细思来，四百万精锐，十万四阶甲士，乾天山的消耗虽然稍稍大了一些，不过以乾天山如今的家底，足可支撑！

“既然君上心意已决，那我等遵命就是！”

“还请诸位费心！”宗守微微颌首，语意诚挚。

……

万剑穹境。

一片寂冷肃然。

同是穹境，却与苍生穹境不同。此处完全是剑的世界，便是那些荒地都插满着各式各样的长剑。一山一石，也都透着一股凌厉锐气。

穹境的主体是一座山，名为问剑山，高三千丈，壁立千仞，高耸陡峭，就仿佛是一把倒插在地上的剑。

问剑山的山巅，一座石殿之内，风太极正面无表情地坐着，而旁边处，则是他的师兄若涛，更有剑宗十几位颇有身份的长老，端坐上方，下方则是近万正襟危坐的剑宗弟子。

此时，无数道视线正朝风太极看来，有审视惋惜，有幸灾乐祸，也有讥讽和怜悯。

风太极脸上毫不动容，可胸内却是心潮起伏，从云端跌落的滋味，并不好受。

据说当初剑宗与苍生道达成的协议，他与谈秋，两宗各取其一。

此时，谈秋已击败绝欲，位列六绝剑之三，而他风太极却在阴龙谷一战中被打入尘泥。

“宗门那些长老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居然将这家伙当成宝贝。现在如何？竟然连绝欲等人的一剑都接不下来。幸亏有若涛师兄在，才没把我剑宗的脸面丢尽——”

“风太极似谦实傲，目无余子，如今当知他小瞧了天下英雄，若涛师兄只是不愿与他争罢了！”

“我至今都难以置信，乾天妖王真能力战绝欲等六人而不败？世间怎会有这等样的豪杰？简直无敌于世了。风太极与那位相较，简直就如星火之于皓月——”

“不错！想来古时几位霸王，也不过如此。若涛师兄倒是虽败犹荣！”

片刻后，殿中忽然一声钟鸣响起。

一个白衣人影忽然闪身至殿内，坐在了中央上首处，此人正是如今万剑穹境的剑宗之主凌尘，已经执掌此位七十四年。七十四年前，凌尘也曾名动云界，那时便已是九阶巅峰，此时更不知到了何等的境界。

“今日召集我万剑穹境诸弟子至此，只为告知二事。其一，阴龙谷内封禁已解，灵潮开始之日，要提前三载！对我云界而言，固然是劫数，却也是难得的机会。汝等当倍加努力，趁此良机尽力突破境界——”

凌尘话音落下，整个石殿内的剑宗弟子神色各异，或惊异，或兴奋，或不安。

接着，凌尘目光投向若涛：“阴龙谷之事本座已明白。诸位长老已有决议，此行当以风太极为首，可若涛你似是有些桀骜不驯，对师长之命多有不从？”

两侧的长老纷纷侧目。

若涛不动声色，淡然道：“弟子无愧于心！”

风太极神情默默，能够感受到若涛师兄是真的洒脱淡然，也确实是心胸坦荡。

“好一个无愧于心！”凌尘一声冷哼，脸色犹如万古不化的寒冰一般，“那么，你这几年，又可曾怨过悔过？”

“弟子怨过，也悔过！”若涛居然点了点头，“弟子也曾恨过宗门不公，那时心念近乎偏执。只是幸得贵人提点，才猛然惊醒。如果想透了，就无所谓了。我等剑者，想要什么只从剑中求，哪管其他？”

风太极听着，嘴里更是发涩。

凌尘沉默了片刻，接着长声大笑，震动山巅：“好得很！尔等听清，今日第二件事，我剑宗弟子若涛，奋勇精进，深得吾心，今立为掌剑弟子，可至玄剑窟闭关三载，三载后，继我为穹境山主——”

风太极只觉一把重锤猛地敲在他心神间，意念一阵昏沉，气血逆流，心神迷茫之至。

“云界乱起，外出之时，尔等定要更为小心！遇事也无须畏惧——”凌尘微微犹豫，“乾天山如今崛起，正值势强之时，至少在东临，我剑宗弟子需让他三分！”

说完这句，凌尘看都不看风太极，便从石殿离去；那些长老，都是一言不发，

身影陆续消失，诸多弟子各自三五成群，互相议论着往外走去。

那些往日与风太极交好的同门，此刻连视线都不敢与他交触。不多时，偌大的石殿中，就只剩下了他一人，一阵强烈的凄凉之感，弥漫在他周身。

风太极一声轻叹起身。

可就在这时，耳旁忽然传来一个威严苍老的声音。

“可是不甘？”

风太极心中猛地一跳，讶然看向了四周，却全无所见，不见人影。

“你师兄雷动已独自离开云界，去外域征战。不知风太极你可愿去外域一行？吾知道有几处世界，正可使你磨炼剑道！”

外域？

风太极的目光一缩，尔后深呼一口气：“弟子愿往，请前辈成全！”

万剑穹境的天空，一个老者正将目光从问剑山巅收回。

“此子心性不错，总算是未令人失望。”他转头望向一旁，满含嘲讽，“你也有做亏本生意的时候！”

旁边无人，只有一口剑，却能借助那剑声震鸣言语，带着金属锐鸣，话音铿锵凌厉。

“既入我门，便是荣辱一体——”

老人撇了撇嘴：“风太极，确实比那一位差得远了！”

别人不知，他却是晓得苍生道的谈秋，与那乾天妖王宗守，其实是同一人。当初剑宗，只差一步，就可将此子纳入门下，偏偏那时风太极以灵武合一震动诸派，剑宗的目光全都落在了风太极身上，因此才与宗守失之交臂，令人扼腕！

此时剑宗内，已不乏埋怨之声。

“即便是错，也错在我。那场交易与风太极无关！”那声音斩钉截铁，剑影一闪，穿梭入虚空之内，只留下了一道余音，“要争长短，不在一朝一夕。修行之路漫漫，谁能知道以后如何？宗守确然不错，可他身怀天人之障，一切都还是未知之数。风太极受此一挫，未尝不是幸事。倒是你，灵潮提前，天地将有大变。你守在云界，更需小心！”

“不需你多嘴！”

老者一笑，接着是微微摇头。

Section 2

此时的乾天山，宗守正在研究那抢来的半本“宇书”。

看着看着，他就冷笑不已。仿制此书的人，真是何其险毒！这书中的经文，初读令人醍醐灌顶，只觉得字字珠玑，关窍顿开，若依此修行，亦可掌握不少的空间之法，可一旦年深日久，即便不修为尽废，也要为此发疯。

幸好他有《宙极命世书》，可以参照辨认，才能察觉，若是旁人得到，只怕在劫难逃。

他也没心思去理会，反正对方要算计的又不是他。

不过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。这个人肯定已得了真正的字书。

宗守将此书丢至一旁，开始专心消化地底一战对武道灵法的感悟。灵石如流水一般丢出去，不断地粉碎，化作精纯灵能灌入宙书中，就在他身家几乎败光之时，终于略略窥知，那层壁障。

“天障！”

宗守一声轻叹，天人之障的“地门”已经被他冲开，剩下的，就是位于头顶处的“天门”。这层壁障不打破，他与这天地之间就始终隔着一层，无法真正踏入灵境。此时细窥，他发现自己还是有些小看了这层“膜”。

天人之障，被修界视为最不可能修行的体质，果然不是没有道理。凭他现在的成就，想要突破，还差一些积累。

思及此，宗守探手一招，将一滴青蓝色、有如琥珀般的灵液拿在手中。这是“灵华玉髓”，可使人的身躯，与天地更为契合，纯化灵念。当初在第三龙殿之内，宗守取了一大团，每十日用一次，至今也不过才用了十分之一。

片刻之后，宗守无奈地摇了摇头。灵华玉髓的效果已经极弱了，对天门那层“膜”的削弱作用同样少之又少。看来这灵华玉髓可以丢给轩辕依人了，看看能否炼出什么样的丹来。

想了想，宗守又转而取出那本“字书”残卷，再拿出百余张紫金色的纸张，是由一种百年紫金蚕的蚕丝编织而成的，此蚕只有那些灵府以上的大宗门才有饲养，乃是上佳的制符材料。世间一年，才不过三百余张出产而已，故贵到令人发指的程度。

随即他又以灵螭的血，对照着《穹宇创世录》的残本，一丝不苟地拓印抄录出三本书页。

宗守一笑，把手中残本撕开，分成了几十页，与其余的拓本书页装订在一起，这么一来，就变成了四本“字书”残卷。

只要把这些残卷撒出去，多的是想要找出仿制出这本字书的人。他如今囊中羞涩，就盼着能用这几本书能从豪客们手中掏出些钱来。

忽然，几道信符到了他手中。

他以灵念一看，唇角冷挑，信步踏入虚空，不过片刻，就到了乾天山的上空。只见早有数人在此等候。其中一人，正是在阴龙谷见过的无极道人，万佛穹境的慈方也在，第三人身上浑身笼罩在一层黑雾中，涌动不息，是魔宗之人，第四人全身上下都含着一股凛冽气韵，显然出身剑宗，而第五人，则是一袭青衫的文士，气质儒雅，蕴含着书卷气。

宗守眼睛微眯，竟然有五位主顾，倒是颇令人意外，那就要看看谁出价更高了。

青衫文士不悦地一声冷哼：“最近在下游历乾天，深有感触，胸中几句话不吐不快。君上设参议之制，类似我大商的风宪官，原本是好事。可君上如今将权柄倒持于人手，民选参议，再以这参议督官，实在大谬！”

宗守眉头一挑，尚未开口，那青衫文士便轻哼了一声，甩袖离去。

此人一走，那浑身黑雾笼罩的魔宗高手，顿时一声讥笑：“这些大儒就是如此自以为是，仿佛天下间的所有事情，都需按他们的规矩来，才是人间正道。此人明知君上手中的字书残卷，不可能轻易到手，又何必过来？真以为靠三言两语卖弄嘴皮子，就可使人从命？”

宗守可没兴趣在人背后议人长短，他将那四本字书残卷一一取出。

“每本一千九阶灵石。没有灵石的话，也可用等价之物来换。”

云中的四人目光一缩，互视了一眼，却并无言语。

宗守这般也忒奸猾了，但却也不算过分。以后道魔佛剑四派各凭本事去找真正的字书就是了，反正寻觅字书下落，几章残页就已足够了，多了也是无用。

剑宗来人最是爽快，直接一挥手，就将一个小乾坤袋丢了过来。

随后，无极道人与魔道修士也直接支付了灵石，慈方却是道了一声佛号，苦笑道：“我佛家常年布施，钱财不多，对灵石所需也甚少。今日老衲只带了这八枚佛珠，不知能否抵得一千灵石？”

说完话，便有几道光影，轻飘飘地向宗守飞了过来。

宗守接到手中，心中微动。这八颗褐色的佛珠也不知是以何物制成，仿佛核桃一般模样，重逾万斤，若是聚灵于目，可见其上有五色光泽闪烁。只稍稍想了想，宗守就知这必定是传闻中佛家独有的功德佛珠，乃是功德善念所聚，可镇压邪祟，可消戾气，更有助人修行，最是珍稀不过，论价值，倒也与那千枚九阶灵石相当，只是此物，对他却无甚大用。

他正欲推拒，却听肩侧传来一声呜咽，却是那只麒麟幼兽鼻子耸动，两眼发光，看起来馋得厉害。

宗守顿时一笑，麒麟幼兽食气而生，想来看中了这佛珠内所聚功德之气。

他便把这八颗功德珠收入袖内，尔后一拂袖，将宇书残卷送至那四人身前。交易至此，已经完成了，不过云端几人依然端坐，却都无离开之意。

Section 3

宗守便又取出了潇湘子与武轩的两颗头颅，他倒要看看道魔两派，对这两人到底看重到什么程度？

无极道人开口道：“我道灵穹境欲以五条中品的灵石矿脉，来换潇湘子性命。不知君上意下如何？”

宗守“咦”的一声，只见无极道人一挥手，将一张卷轴甩了过来，上面记录的正是五道灵石矿脉的方位。

看来道灵穹境还算厚道，这矿脉中有三条是新近才生成的，还未开采。其中一条无限接近高品——只是这矿脉所在的位置却是辉洲岛。

云界之中有五陆十二岛，辉洲岛是所谓十二岛之一。据说上古云荒时代，这里名为辉洲，故此得名。

岛上虽无灵府圣地，却有数个隶属道灵穹境的大宗派的山门。无极将这五条矿脉丢给宗守，真不知这位到底是何意？

宗守忽地心中一动，想起了大商准备移交给他的那处灵河裂隙，说起来，这方位正在辉洲岛的附近。如此说来，莫非道灵穹境真的准备将此处放弃了？

凝思了片刻，宗守还是将这卷轴收入袖中。尽管总觉得这其中有些阴谋的味道，但既然别人已经送上门了，天予不取，反受其咎。

魔道修士则实在得很，直接将一个瓷瓶丢了过来：“据说君上已经到了冲击灵境之时，我万魔穹境，就以此物预作贺礼。”

宗守随后接过，眉头就是微挑。这东西好是好，如果是从别处得来，他必定欢喜莫名，可送东西的却是眼前魔宗这位，宗守心里不免有些……

一声冷晒后，宗守将那两颗没死透的人头取出，向二人抛了过去。

宗守笑咪咪地道：“孤这里还有一事。大约几日前，我乾天山缴获了几艘空舰。孤欲以此为基，征伐外域。不知几位，可否借贷些钱财给我乾天山？年利三成，又或者诸位想入一股也行。共有三千股，一股百枚九阶灵石。当然，诸位若能借调一些人手过来，也能折换成相应股权。日后外域所有收益，都依这股份多寡来分配——”

此言一出，云端中的几人都怔住了：征伐外域，宗守这家伙难道是疯了不成？

自云界开辟、人族诞生开始，还从没听说过，有征伐外域的成功案例，这家伙还真是异想天开啊，外域凶险，只怕一不小心就要全军覆灭。

而且，这家伙想得也太美了，三千股份，每股百枚九阶灵石，分明是想要从他们手里骗钱。

倒是借贷还可行，乾天山以一国担保，倒也不怕他赖账。一年三成的利息，若是数目大的话，那就是一笔巨款了。

无极道人正想着借多少灵石给宗守才能得到最大利益的时候，却听剑宗那人开口道：“很有趣！试试也无妨。我剑宗愿意出三千枚九阶灵石，六百位六阶弟子，五十位七阶弟子。不过，外域的十成收益之中，我剑宗需占一成——”

宗守一怔，讶然看了过去。本来还以为自己今日要费尽口舌，不料剑宗这人，居然如此豪爽。

无极道人同样愕然，话到嘴边时不知怎地已改了口：“我道灵穹境家大业大，灵石库藏不多，只能借贷三千灵石给君上，人手倒是不少，就也与剑宗一般……”

魔宗修者也是神情古怪，目光闪烁：“我魔宗可借三千灵石，人手却可多出一些，我魔宗要收益的一成半！”

宗守一乐，目光转向了那慈方，只见这位老僧一副愁眉苦脸相，不禁问道：“大和尚，难道不愿诸佛灵光，照耀外界苍生？”

慈方神情一怔，然后是轻叹，道了一声佛号，这个理由由不得他不心动。

……

从云端下来之后，宗守就迫不及待地想要闭关，却意外地从弱水的口里，得知孔瑶的父亲，已经到了虹城，估计一两日时间，就可至乾天山。

“孔睿要见孤一面？当面谢孤之恩？”

宗守觉得古怪无比，自己把他女儿强抢过来当妃子，孔睿应该是恨他欲死才对，哪里来的什么恩？

弱水将一张信符递了过来。

宗守先还不怎么在意，可当他的灵念浏览过这符中的信息后，却不禁是嘴巴大张，万万不曾想到，孔瑶之父居然还有这么大的名头：大商前任的司天少监，术数之学，举世公认，只在重玄真人之下。

居然是这么了不得的人物？

沉吟了片刻，宗守有些头疼地揉着眉心：“那就见一见他，就定在七日之后。这七日内孤要闭关。他若欲见孔瑶，不用阻拦，不过却需你在旁陪同——”

再一次踏入静室后，宗守先是取出那八枚功德珠丢给了麒麟啸日，麒麟欢喜无比，将之摄在空中，滴溜溜地不断旋转，令人眼花缭乱。小金也跑来凑趣，将这八枚功德珠强抢了过去，惹得啸日焦急无比，屁颠屁颠地到处追逐。

宗守摇头无语。

……

孔睿脸色阴沉地看着远处那巍峨的乾天山城。

此刻，在乾天山城的上空，除了几片云之外，别无他物，既没有他想象中象征衰兆的灰气显现，也不见那象征祥瑞的精气腾空。

孔睿一阵茫然，他的望气术，连大商国运都能看透，为何偏看不透这乾天国运？

凝思细想了片刻，孔睿一咬牙，取出几枚占卜用的文王钱，然后蓦地将手指割开一道血痕，鲜血渗出，顺着数枚文王铜钱的纹路流淌。

他不信邪，所以催动本命精血，一定要将那乾天山的气运看清楚。

轰！

一声震响，孔睿眼前，一股粗达千百余丈的气芒直冲云霄。

“昂！”

一道金影，一头围绕着气柱盘旋，身形细长矫健的巨龙，忽地把龙头一摆，朝着这边，一声怒啸，似乎因为被人窥视而感到恼怒。

片刻之后，又是一声更清冽高绝，也更悦耳的凤鸣声随之响起。

“身俱金鳞，已成了龙形？凤鸣乾天，龙凤呈祥！怎会有如此异象？”

孔睿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，脑海里一片混乱：这宗守并非昏君，更不是荒唐之主，而是圣王？这怎么可能？一定是自己弄错了！

Section 4

车队再次前行，往乾天城门的方向驶去。

车厢中，孔睿发疯一般，把自己乾坤袋里的术数之书全数取出，一本本地翻看，半刻钟后，孔睿无力地坐倒在软榻之旁，眼内满布血丝。

——龙凤之鸣，是圣王出！三代之后，绝迹于世！

几乎所有的相书中，都是这样说的。

孔睿本来对抢了自己女儿的宗守并未抱太大的希望，结果没想到对方竟然是一代圣王，他真是不知该喜还是该忧——

“乾天山参议，国事顾问张怀，奉我王之命，在此迎候国丈！”

一个声音传来，将孔睿惊醒了。他抬头往窗外望去，发现不知不觉间，这翻云车已经来到了乾天山城的北城门。

孔睿微微一凛，有些奇怪，国事顾问是个什么头衔，他从未听过有这样的官名。

不过他还是连忙整了整衣冠，从翻云车上走了下来。只见一个气质儒雅的青年，正率领着一行人，在不远处等候着。

“国丈车马劳顿，必定疲惫已极。不知是欲去国宾馆沐浴休息，还是直接前往含烟宫觐见？瑶妃已经吩咐，国丈随时可以前往。”

孔睿仔细看了张怀一眼，顿时吃了一惊，只见这张怀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眉心之间，隐含着几分朱紫之气。这样的面相，当真是少见，必定是富贵无比，而且注定了将手握大权。

孔睿的神情有些肃然，这等人物，即便不需刻意讨好结交，也不可轻忽以待，遂上前去寒暄了几句，再一起上车入城。到了城内之后，却见车流如梭，街道上人山人海，车速也放慢了下来，等同龟速般前行。街上行人，即便望见这奢华的车队，也没有让开之意。

张怀似也为之头疼，强笑道：“稍微拥堵了一些，国丈见谅！过些日子便会好转，我朝参议已经在想办法了，准备制定法规，道分左右逆行，那时必定不会再如此堵塞——”

孔睿却是沉默不语，在大商皇京城内，每当权贵出游，必定是见者避让。这乾天山，却似乎没这般的规矩，这里的人对于富人权贵，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忌惮。

短短的一里路，一路所见的六阶武修，就有三十，七阶的强者亦有一两位，都是手持着兵刃，不乏面相凶横的，仿佛一言不合就要拔刀杀人。

街上巡守的甲士全身坚甲，瞪着圆眼，杀气腾腾。

“武风盛极啊！”孔睿不无担心地道，“我观乾天山不禁兵刃，武馆数以百计。难道乾天，就不惧变乱？”

“君上说，百姓是因活不下去才会造反，即便禁了兵器又能如何？若国政清明，万民安泰，哪怕有人心怀叵测，也不会有人跟随。”

孔睿心中微惊，能说出这番话的，又岂会真是无道昏聩之主？

车行至乾天山下，孔睿忽然听到一阵阵佛音入耳。

张怀一笑：“君上不久前得了一尊阿鼻皇座，因觉被强拘在内六国皇裔之魂颇为可怜，便请万佛穹境出面，邀来诸位高僧作法事超度。据说需得作法四十九日才可！”

远处，一个亭亭玉立又熟悉的身影，已经在山下的石道旁站着，黑白分明的眼眸里，满含着喜悦。

“是瑶儿！”

孔睿猛地从车厢起身，胸中欣慰无比，可瞬息之后，他的双手就是一阵轻颤，定

定地看着孔瑶的脸。

孔瑶眉间那丝只有顶级术师才可望见的断痕竟已经不见了。

怎么命数突然变了？

瑶儿这一生岂不是从此畅达无阻？

还有她身上这气机隐含白光锐煞，上应摇光，似乎虎生双翼，脸上更是隐泛玉泽，似有贵人之气提携，只等一飞冲天，破开命格之时，那一刻，必将万人瞩目！

孔睿疑惑万分，这分明是有人分担了孔瑶的杀劫衰气——

到底是谁，居然有如此可怕的气运和力量？

……

静室之中，宗守待在一个大坑之中。坑深八十一丈，四壁与下方是厚达四十丈的黑玄精钢，乃是从黑玄铁中提炼而来的。十斤玄铁，才出一斤黑玄精钢，再混合海纹辰砂，材质高达七阶。这些本来要用在空舰上的东西，却被他先挪用了。

宗守就在这深坑之中，一遍又一遍地施展着乱披风拳。

凭借前世的积累，宗守为了突破最后的“天障”，选择了最为蠢笨的一种办法。

这黑玄钢砂炼体艰难，效果却更显著。

拳风乱打，宗守在这铁砂坑之内，那铁砂的重压还没什么，却只觉身形舞动时，那股厚重滞力缠于周身，最是令人无奈，令人几乎无法活动。

好在每一拳打出之后，罡风舞动，铁砂旋飞，将散出体外的护身罡气强行破开，尔后在他身躯之上，划出了一条条的血痕。

哪怕他这身筋骨足以硬抗七阶的灵兵，此刻，须臾之间已是鲜血淋漓。

宗守皱了皱眉，仍旧坚持了足足一刻钟，才从坑中飞身而出。此时他身形狼狈无比，浑身上下没一块好肉。

这四十余日时间，宗守几乎是日日如此，这肉身以可见的速度在不断地增强，不过好处最明显的，还是速度，一拳击出，比以前快了足足三成！他体内的十条天脉已经彻底驯服，再过些时日，就可完成第六脉的融合，再冲击武道九阶境界，成为灵武尊！

忽然，几道符箓灵光冲入，宗守抄在手中，眼睛微合，片刻之后，眼中全是锐烈精芒。

果不出意料，辉洲岛果然是有问题，而且祸患不小！

旋即他便想起了孔瑶，此事是因她而生，或者她能知道些什么。

……

乾天山巅，一处雅致的楼宇内。

孔睿正坐在女儿面前，安逸地品着茶。在他对面，除了孔瑶之外，还有一个容貌绝美的女子相陪。不过大多数时候，她都是睡眼惺忪，前几日还勉力支持着作陪，后来多数时间，都是枕在孔瑶的腿上，做海棠春睡状。

孔睿来到乾天山已经有四十余天，却还没能够见到乾天妖王宗守，那家伙说是闭关七日，可是直到今日还不见出来。孔睿现在总算有些明白，为何乾天山是这样的体制。因为宗守每日里是什么事都不管，一天到晚在含烟宫修炼，全不理朝政，不过，没想到这国事，竟然仍旧处理得井井有条，不见丝毫乱象，甚至放权之后，这乾天山内也未见有只手遮天的权臣出现。

孔睿心里默默思忖，那位妖王果然是绝顶聪明之人。

正当这时候，忽地一团金光，蓦地穿入阁楼内，然后，一只毛发浅黄的“土狗”追逐着跳入阁楼中四处乱窜，把这阁楼之内，弄得一片狼藉，最后“土狗”更是踏在桌案之上，把茶杯点心踩得一塌糊涂。

“这个畜生！”

孔睿气极，虽说有罡气护身，身上没被茶水溅到，可却也是狼狈无比。

他随手一道灵法，就将这只土狗定在了原地。

阁楼外传来一声清朗的笑声：“瑶妃，为夫来了。”

孔睿猜出来人是谁，眉头一挑，神情透出几分肃然之意。

宗守进来之后，也发觉情形有些不对，目光落在孔睿身上，心道这必定是孔瑶的父亲。

宗守也不觉尴尬，厚着脸皮：“原来瑶妃之父也在此，国丈一路辛苦了！”

孔睿无语，只能起身，暂且告退。

宗守也不挽留，他有正经事要和孔瑶商量，至于孔睿，等有空的时候再宴请不迟。

待孔睿离开之后，宗守问道：“瑶妃，辉洲岛究竟怎么回事？”

孔瑶深呼吸了一口气，蹙着眉稍稍凝思道：“具体情形，妾身也不知。不过这几年，大商陆续增兵二十万前往。就在大约一年之前，枢密院又有增兵之意，几位枢相与太尉争论，结果是不了了之，尔后才有寻人接手之意。恰好那时，乾天山已经崛起——陛下他命我出使乾天，或是心怀叵测，嫁祸于人。”

宗守眉头一挑，尔后一声轻笑，情形果然是如此。

辉洲岛的夜魔族，有九成的可能，会把目标盯向只有五十省之地的东临云陆。

不过明知有凶险，却不能不去，这个盘子，也不能不接。

“这次辉洲岛，怕是有些麻烦，孤需亲至！”说到这里，宗守的唇角冷冷一挑，